

美人计

阿雨 著

妃临天下

刹那芳华弹指即老，
任你良辰美景，任你倾国倾城，任你封侯拜相，
到头来灰飞烟灭，是否有人依旧记得你。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并书到(110) 就

试以不天(国)答一 天—— 天事人出通并

9 010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妃临天下/阿雨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9

(美人心计)

ISBN 978-7-201-06659-2

I. ①妃…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102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晔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字数: 250千字 定价: 23.80元



目录

第一章	· 折心 ·	1
第二章	· 花泪 ·	13
第三章	· 眉皱 ·	23
第四章	· 宜人 ·	35
第五章	· 暗悔 ·	49
第六章	· 喜脉 ·	61
第七章	· 故人 ·	73
第八章	· 妃情 ·	87
第九章	· 欲离 ·	101
第十章	· 无息 ·	115



目录

第十一章	· 风起 ·	131
第十二章	· 凄伤 ·	145
第十三章	· 知落 ·	161
第十四章	· 放手 ·	175
第十五章	· 雪情 ·	191
第十六章	· 入宫 ·	205
第十七章	· 相见 ·	217
第十八章	· 落结 ·	229
第十九章	· 乱舞 ·	241
第二十章	· 栖心 ·	251



清朗的风透过淡白轻纱悄悄地飘进马车内，吹得那车厢内的红盖头不住地轻轻摇曳，细长的流苏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轻触到宁如沁细腻的颈项上时，痒痒酥酥的感觉让宁如沁从沉睡中慢慢醒来。

轻轻撩起轻纱的一角向马车外望去，帘窗外，云淡风轻，宽宽的官道两旁野花烂漫，青草茵茵，微风袭来，让人的心也随着愉悦。宁如沁淡然一笑，手指松开时，轻纱悄然垂落，也挡住了窗外的一番美景。

娘说，她是新嫁娘，所以她的容颜绝对不可以落到外人的眼中，否则就有损宁府与白家的尊严了。

昨夜里母亲絮絮叨叨地说起两年前京城里的趣事，从前宁家在北京城里也曾是无比风光的。她却一直不懂为何正值中年的父亲突然间就辞官归故里，也生生地分开了她与白锦臣。想起那如玉树临风般优雅温润的男子，宁如沁的脸不由得红了又红。微笑漾在唇边，她随手从车内的案几上取了一本书，斜倚在靠榻上捻开了书页，读着书中的诗词来打发去京城路上漫长的时间。

正凝神专注中，突然间，车身开始不住地左摇右晃，宁如沁不敢将粉面探出窗外，只得隔着眼前的这些遮挡向着车外喊道：“采月，怎么了？”

她轻柔的嗓音不带一丝紧张，大白天的又是走在官道上，同时又有一百多个一等一的侍卫护送着她到京城，白锦臣这样细致周到地安排好一切，她又怎么会担心呢？

“小姐，这段路被泥沙埋了，看来不久前这里下了一场暴雨，所以山体滑坡了，刚刚探子回报，只要上了这个坡路，前面的路就平坦了，小姐且忍一忍。”采月乖巧地回复道，她是宁如沁贴身的丫头，从小就一起长大，与宁如沁就如姐妹一样的贴心。

“哦，那吩咐大家慢些走，不急着赶路，安全要紧。”不知道为什么，听说是山体滑坡，如沁的心没来由的就有些紧张了。

“是。”采月应声后就小跑着向前去禀告侍卫长了。

如沁再次掀开了窗帘的一角，果见前方山体上绿树被连根拔起，树根盘根错节地扎在稀松的黑土里，仿佛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

斜前方一块巨石挡住了去路，马车慢慢停了下来，几个壮汉正

在奋力抬起那块巨石，巨石被推到了路边，马车在颠簸中继续缓慢行进，就在车快抵达山顶时，一声惨叫传入如沁耳中。她手中的书惊悚而落，刹那间花容失色，马车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小姐，快逃。”采月慌张地掀开车帘说。

稳稳心神，如沁再也顾不得矜持，探身问：“采月，发生什么事了？”

“小姐，山上有贼人，一定是冲着小姐来的，刚刚就连探子也没有发现这些人的踪迹，一上了山坡，突然山林间就有无数的箭射过来，已经死伤了好些人了，小姐快逃吧。”

如沁四下望去，一个个的侍卫接连倒地，鲜血染红了一地，如沁抬首向那林间望去，奇怪的是那些飞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除了自己这一辆马车，其余的地方都下着箭雨。

山顶上，一个模糊的白影正向着山下飞掠而来，白衣飘飞的样子给人一种恍若仙人的错觉。

不及思索，宁如沁倏然揭开了红盖头，跳下马车，采月急急拉着她的手，向着另一旁的山林间飞奔而去。

可是才跑了没有几步，如沁便停了下来，明明所有的侍卫还在与箭翎搏杀，她怎么可以自私地抛下他们而独自逃跑呢？

几丈开外，侍卫长正扬起长剑飞快地挥落不住涌来的飞箭。

如沁轻挣开采月的手迅速向他的方向奔去。

她惹眼的大红嫁衣立时就惊动了正奋力挥剑的侍卫长，他一边挡箭一边向着如沁的方向喊道：“宁小姐，你快走，不要管我们。”

“可是你们……”如沁真的不放心，除了宁家的五个家丁以外其他人都是白锦臣的手下，她怎么可以留下他们而放任不管呢？这不是她宁如沁的作风。

“宁小姐，快走，你留下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反而……”他焦急道。

“小姐，他说得对，我们留下也挡不住这些贼人，不如走吧！”采月劝说道。

如沁转首四望，情况一片危急，侍卫长与采月两个人的话都有道理，她真的没有留下来的理由，刹那间便再次作了决定：“你们，保



重……”

“小姐快走……”

可是已然来不及了，此时，箭雨已停，山上的刺客如飞一样地冲下山来，为首的白衣男人正直直向她而来。

如沁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可是她依然跑不快，长长的裙摆阻碍了她飞跑的速度，她弯下身子，扯下了裙摆，再抬首时，是采月焦虑的眼神：“小姐，快跑，那人追来了。”

恍惚一瞥间，刚刚还在半山腰上的白衣人此时已到了官道上，却被迎亲的侍卫们拦住了，可是那些侍卫根本就不是那白衣人的对手，不住倒下的身影让如沁的心紧了又紧。

如沁扯着采月的手拼命跑，她不想落在歹人的手中。她不敢回头，生怕看到那会“飞”的男人向着她的方向追来。

“小姐，这边……”眼前是一个山坳，树影掩映间炊烟袅袅，两户人家就在不远处，而采月正指着那住户的方向。

“不，去那边树林。”只有茂密的树林才可遮身，山野人家是藏不了身的。

“小姐，你去那边，我去这边。”采月急中生智，分开而行，这样就可以分散贼人的注意力了。

“也罢，你去吧，倘若我出了什么事你务必要向白府与宁家禀告。”这时候能逃一个是一个，她身上的这件大红嫁衣太过惹眼了，由她吸引了注意力，或许采月就有机会逃出去了。

“是，小姐快走。”采月一边喊一边飞快地向着与她相反的方向而去。

树林就近在咫尺，如沁粗喘着气站在了斑驳的树影间，这才稍许的安心了。

悄然回首，却见山坳中一道白影正向着她藏身的树林而来，她心头大惊，纤手探到腰间，将一把匕首拿在了手中：她的清白不容许他人的践踏。

如沁咬着牙，浑身已是无力，再也跑不动一分了。
斜前方有一株参天大树，如沁便以她最快的速度向那树后跑去。

闭上眼睛，如沁屏住呼吸，一切听天由命。

瞬间，一道陌生的气息已拂到了她的身边，透着一股浓浓的杀气。

如沁绝望地扬起匕首，睁开眼睛，她要看到底是谁定要置她于死地。不料刚一睁开眼，只见一张冠玉般的冷峻容颜浮现眼前。

如沁怦然一笑，将匕首向颈间抹去。那白影一探手，她手臂传来刺痛，凉意划过颈项时，匕首已在瞬间掉落。

纤细的手臂被蛮力所制，生生地置在她的身后，如沁挣扎着，那男人清晰的容颜再次落入她的眸中：线条分明的薄唇泛着光泽，鼻梁高挺，剑眉斜飞入鬓，然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那对璀璨如星子的眸子，明明是晶莹剔透，明明是清澈如水，然而却带着彻骨的寒意，让如沁在这夏日里居然也打了一个寒战。

一抹刺痛从手臂上传来，如沁咬着唇，努力不让自己在男人的面前示弱，然而浑身却颤抖如风中的落叶一般。

男人的手臂突然间收紧，她纤细的腰身立刻就贴进了他挺拔的身子。

心一悸，陌生男人的味道让她眸中现出了数不尽的惊慌。

男人邪肆一笑：“怎么，怕了吗？”

涔涔的冷汗聚在如沁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落在了男人的眸中，他一双眼眨了又眨，然后慢慢向着如沁的额际移去……

如沁睁大了眼睛，恐惧地看着那张似笑非笑，似冷似热的男人脸，一股寒意从心底冒出，迅速地席卷全身。她禁不住微微颤抖着，尖叫堵在咽喉，一个字也喊不出来。

男人的唇一寸一寸移近，覆上如沁的唇，然后开始大肆掠夺。如沁又羞又怒，眸中闪过一丝狠绝……

“真美……”男人看着她的脸说，话音才落，他惊觉一股血腥的味道正从女子的口中传来，“该死，居然想咬舌自尽？”手掌一挥，他立刻就点了如沁的穴道。

如沁惊恐地看着男人，她不知道男人下一步的行动，但是直觉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果然，男人轻轻把她放倒在草地上，如沁痛苦不堪地闭上眼睛，



无力反抗。

“嘶啦”一声，如一道雷鸣，震得如沁心惊胆战。

大红的婚服上被扯下了一块布条，男人毫不怜惜地抓住了如沁的两只手，将之交于头顶后，再用红布条紧紧绑在一起。

无法挣扎，她只能任凭男人摆布，她冷冷地望着男人，甚至连泪水也奇迹般的没有流落。

男人那双如幽潭一样的眸子深深凝望着她，像是在望着他自己的新娘子一样。

一片片大红碎片在眼前飞舞，那翩飞的红纱犹如泣血的蝶，只无力地垂落在青绿的草地上。

“好好看着，这就是你的洞房，占有你的人是我，而不是你青梅竹马的白锦臣。倘若你要背叛我，我只会让你生不如死。”男人阴冷的声音犹如一把尖刀，深深刺入了她的心口。

明明是浪漫的山间，明明是姹紫嫣红的无边美景，却见证了她失贞的悲剧。

锦臣，从此我与你已再无可能……

出嫁前那仿佛唾手可得的幸福，在这一刻彻底化为了泡影，无情的摧残，漫无边际的痛楚，正慢慢将她吞噬、包裹。

那张俊美的面容在她面前扭曲变形，如沁定定地看着男人，她一定要记住这张容颜，这是她一辈子的耻辱，一辈子的痛。

如果可以恨，那么她的恨就再也无法消弭，这男人毁了她的一生，也毁了她的幸福。

无边的黑暗袭来，意识渐渐迷离。剧痛让如沁失去了清醒的勇气。睡吧，睡过去就好。如沁这样对自己说。

宽敞的马车平稳行于路上，如沁静静地躺在睡榻上，那弯弯的眉即使在睡梦中也皱成了一团，那诱人的红唇颤动着一抹华彩。轻展轩看着那张纯净如水的小脸，恨不得碾碎她的纯美，他伸手狠狠地揉捏着她的两片薄唇，他要折断她的羽翼，捻碎她的天真。从此，她的世界里只有一个他。

他要带走她，让她彻底消失在宁家与白家的视野中，他要让她

亲人品尝失去她的极致痛苦。

或许当她与白锦臣再相见时，她的眸中只有对白锦臣恨，这一切，他经展轩一定要做到……

马车继续在山路上颠簸，如沁慢慢从噩梦中惊醒，一条锦被盖着她身无寸缕的身子，她惊恐地看向身边，只见一个男人正坐在她的身边小憩着，似乎睡得很沉很香。他均匀的呼吸声听到她的耳中却是一种讽刺，他强行地占有了她的一切，毁掉了她的一切，竟然还可以睡得如此安稳。

她的穴道还被封着，浑身动弹不得，她看不到车外，更不知道方向，这一刻，她的世界里早已没了方位。

她想起了采月，也不知她逃脱了没有，倘若逃了，采月会带人来救她吗？

还有锦臣，如若他知晓大婚的路上，她被人劫持，不知又会是怎么样的心伤。

空洞的眼神看着车窗外，不知过了多久，如沁看到了车窗外淡淡的曙光，天就要亮了，然而她的世界里依然只有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

男人动了一动，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看上去可爱如邻家少年，可是如沁知道他并不是普通的人，那么多的手下还有这比她的婚车更加奢华的马车就足以证明他身份的无比尊贵。

她眼睛不遑他瞬地盯着他，真怕他醒了再一次羞辱于她。

男人睁开了迷茫的睡眼，仿如一只刚刚睡醒的豹子一样优雅地坐直了身子，抬首再望向如猎物一样的她：“醒了？”

如沁眨了眨眼，示意他解开自己的穴道。男人却仿佛会错了意一样，根本不给她解开穴道，反倒猛地揭开了盖在她身上的被子。霎时，清晨冰冰凉凉的空气袭上如沁裸露的肌肤，让如沁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好冷。

男人转身从角落里取了一件白色的衣袍在手，再抱起她，有些笨拙地给她穿上了那件宽大的衣袍。那是一件男人的衣袍，穿在如沁的身上自然就长了，男人却不理会，再为她系上一条白色的腰带，那白色衬得如沁的脸色更加苍白。



男人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如沁，拨了她发上的钗子与发饰，一片如墨般的黑发倾泻而落，黑与白，衬得如沁更加的清丽无双。

刹那间的失神，男人几乎看呆了眼。

“王爷，前面是月湖了。”马车夫适时地唤醒了失神的轻展轩。摇摇头，他这是怎么了，居然为一个他无比憎恨的女子而走了神。

“到了就停车吧。”冷冷地说完，他掀开了车帘，清晨料峭的冷风吹来，让车内的两个人更加清醒了。

如沁暗想，车夫居然称呼这男人为王爷，倘若他真是什么王爷，那么多少也应该知道白家的，如果她说她是白锦臣的新娘，他会不会网开一面放了她呢？

可是她说不出话来，更无法问，她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等待男人突然间发善心解开了她的穴道。

不过半盏茶的工夫，马车就停了，不用猜也知道是月湖到了。

她以为男人会解开她的穴道，可是没有，男人手臂一探就抱紧了她，然后轻轻地跳下了马车。如沁眯眼望去，眼前没有亭台楼阁，没有宅院府邸，有的只是大自然的无边美景。

置身在清晨沁凉的风中，如沁呆住了，目力所及的是一池湖水，湛蓝的湖水如画一样美丽，水中飞鸟不住地飞起落下，像是在啄食一样。

更令她震惊的却不是那湖水，而是月湖周遭那数也数尽的蓝色小花，那花并不十分鲜艳，但是那蓝色却有着平和人心的力量，让人在看到花时只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然而眼前这美丽的一切却被男人的声音搅乱了：“来人，把那丫头带上来绑到树上去。”

耳边听到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两个男人架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丫头走来，如沁双目圆睁，那丫头不是别人，正是采月。所有的希望在这一刻如泡沫一样破灭了。

“小姐，小姐，你没事吧？”如沁无法回答，只能焦急地看着她。

“把她绑到树上。”男人冷冷道。

采月挣扎着大吼：“你放下小姐，你不可以抱着小姐。”

如沁感动得几乎落泪，采月心里居然那么忠于自己。

然而采月的吼声根本就无人理会，两个黑衣人推搡着采月，迅速把她绑到了一株老树上。

男人看着如沁，轻柔地贴近如沁那柔软的耳垂，轻蹭着：“宝贝，今天要给你上课了，仔细看着你的侍女，看看她对你的忠心到底有多少。”

如情话般的声音让如沁惊心不已，她不知道男人要怎么对待采月。

“来人，五十鞭子侍候这不听话的小蹄子。”冷冷下着命令，他的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如沁的脸上。

如沁一惊，心底顿时抽痛，这男人疯了，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打一个侍女五十鞭子，那五十鞭子下去，只怕采月不死也少了半条命了。

男人轻轻放下了如沁，让她靠着他站直在五花大绑的采月面前，鞭子挥过去时，采月的衣衫碎裂，那皮开肉绽的景象无一逃过她的眸子。

无声的泪水滑过，如沁想要惊喊，想要杀了身后的男子，可是她什么也做不了，她是那般的无奈。

鞭子依然在落下，初时采月还紧咬着牙关不叫出声来，后来不由得惨叫连连。

当男人低低的磁性嗓音再次响起：“女人，除非你答应我不再寻死，从此顺从于我，否则第一个给你殉葬的就是这个丫头，第二个就是你父亲，第三个就是……”男人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地点开了如沁的穴道。

如沁的心沉到了谷底，一边是采月死，一边是自己以屈辱换来偷生，看着采月那鲜活的生命，她似乎根本就没有选择，她不能为了自己而舍弃了一个年轻的生命，那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你要如此对我？”恨恨的眼神直接射向男人，如果可以，她真想一掌劈了他，可是她什么也不会，更斗不过他的蛮力与手下。

“叫我轩……”男人回以温柔一笑，如果没有身后血肉绽开的采



月，男人此时的脉脉温情或许真的能打动她……

如沁握紧了拳头，无声地在心里怒吼着，不要，那么暧昧的叫声，她根本叫不出口。

男人眨了眨眼，似乎并不介意她的抗议，只漫不经心道：“换鞭子，继续打。”

下人立刻就换了一条闪着光芒的粗鞭子，如沁下意识地看着过去，依稀是一些锯齿状的金属在闪光，原来是一条夹杂着利器的钢鞭。她脑子轰然一响，慌忙求情：“你，你放了她可好？”

“叫我轩……”邪邪的语气似乎在调笑，仿佛她是一个戏子一样。如沁涨红了脸，张了张嘴，却怎么也叫不出声。

“继续……”鞭子又扬了起来，眼看着那鞭子就要再次落到采月娇嫩的肌肤上。如沁冲口而出：“轩……”虽然那个字听起来根本没有半点的温情，但是却达到了男人的目的。

“停……”男人立刻叫停，那挥鞭子的人配合地退到了一边。

男人邪肆地勾起了如沁削尖的下巴：“真不好听，一点都不温柔，再来，否则……”

泪水沿着眼角轻轻滑落，男人慢慢低头，居然温柔地吻去了那如水滴一样的晶莹泪珠。

瞪大的眸子中，是男人暧昧的脸。

如沁的脸在这一刻通红一片……

男人一眨不眨地望着她：“叫我轩……”仿佛蛊惑，柔情无限……

该死的，这男人变脸的速度惊人，让她应接不暇。

“小姐，不要，采月宁死也不要小姐受辱。”虚弱的声音清晰地送到如沁的耳中，如沁更是心如刀绞。

樱红的唇颤抖着，一双写着无限哀凄的眸子上眼睑轻闪，半晌，她低柔地轻唤了一声：“轩……”

这一声仿佛情人间的低唤，却隐含着如沁多少恨意。男人眉目含笑，仿佛春风袭来，一吻印在她的脸颊上，随即是一抹得意的笑，却隐隐伴着一股恨意，那一闪而过的恨意让如沁心中一惊，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如何得罪了这个男人。

面来：“那么，你还会再寻死吗？”他将如沁横抱在怀中，钳着她的下颌问。

摇摇头，这是她无奈的选择与答案。

男人皱皱眉，似乎是不满意她的悄无声息，背对着身后的采月，男人冷冷又道：“继续……”

如沁慌了，额头上的汗珠竟然在这微凉的清晨里细细沁出：“轩，我不会了。”

说出这句话时，如沁眸子已红了又红，委屈的泪再次盈在眼角，却生生忍了回去，她不想让男人再看到她的柔弱，既然活着，就总有云开雾散的那一刻。

选择死，更是懦夫。

“都退下吧……”不带任何感情的低令让周遭的人消失于无形，如沁没有回首，她不忍看到采月那可怜的模样，看了，只会让她更加难过，都是因为她呀，如果她早些答应了，如果她能够隐忍……

“轩，请你放了采月，再为她医伤，好吗？”她能做的就是求眼前的男子放过采月，这暧昧到极致的称呼她也只能慢慢习惯，惹怒了这男人，就犹如惹怒一头欲发狂的豹子，那杀伤力她再也不想尝试了。

“这才乖，记住，从此你只能是我的女人，身与心皆是，倘若你背叛了我，第一个代你受死的就是采月。”依旧是低柔而磁性的嗓音，依旧是饱含浓浓深情的情话，只是每一个字都是毫不留情的威胁之语。

这男人，让如沁彻底心死了，攥紧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的肉里，血丝渗出时，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她的心早已麻木。

两手紧了又紧，男人抱着如沁缓步向着眼前的湖边走去。

如沁的心又慌了，她不知道接下来男人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向那湖水走去。

霞光万丈，柔和的光线透过雾气斜映在湖面上，也潋滟了一湖碧水。

湖水越来越近，如沁的心也越来越慌。

男人的大手轻扯着她的衣带，大掌抚上她胸前的一对丰盈时，眸中写满了掠夺性的渴望，没有逃避，如沁只任那白色的长衫飘飘飞落在无边的绿茵之上，仿佛她的心再也没有了栖身之地。





光滑精细的颈项间，男人的吻轻落，长长垂落的发梢划动在水面中，仿如梦幻般迷离……

锦臣，从此，你就只是我记忆里一个美好的梦幻罢了，没有了未来，忍辱偷生，但我不会放弃，如果可以，我还是会选择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只是，请你不要再找我，请你忘记我曾经的笑靥。

当笑已虚伪，那个天真烂漫的如沁从此已不再。

……

……

……

……